吴广宏

天使与野马

浙江青年创作丛书

浙江青年创作丛书

天使与野马

吴广宏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封面设计　梁　珊
责任编辑　曹布拉

天使与野马　　吴广宏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　　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（杭州武林路125号）　　（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境）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开本787×1092　1/32 印张6.625 插页1　字数130,000 印数00,001—23,300
1984年10月第1版　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317·160　定　价：0.58元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收入的十一篇小说，大多取材于当代青年生活。一类作品表现青年司机和青年技工们勇敢地追求理想和爱情、热爱生活和工作的精神面貌；另一类作品揭示遭受厄运而不消沉、身受歧视而不自卑的人物的纯净正直的心灵；还有一类作品通过对人与自然的搏斗的描绘，发掘生活的哲理。这些作品生活气息浓郁，人物形象鲜明，文字流畅，情节曲折，富于青春气息。

编 辑 说 明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我省和全国各地一样，文艺创作空前繁荣，百花园里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。特别令人感奋的是，涌现了一批为数不少的青年作者。他们象雨后春笋般破土露尖、茁壮成长；他们的一些作品，不断出现在本省和全国各地报刊上。

有了这样一个好基础，才使我们有可能编辑这套《浙江青年创作丛书》；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套丛书，能为进一步繁荣本省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尽一分力量。

《浙江青年创作丛书》编选本省青年作者的作品：小说、诗歌、散文等，体裁不拘。它可以是合集，也可以是个人专集。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源源不断地出下去。

出好这套丛书，不仅需要作者的大力支持，更重要的是能得到各地党组织的关怀、扶持和广大读者的批评帮助。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目　录

青春的秘密	1
“天使”与“野马”	21
司机“阿里巴巴”	36
“梅花”天宝	61
生活在召唤	84
加油女工	99
儿大不由爹	125
“人熊”的故事	139
老人与岛	168
海之歌	178
问　候	195

青春的秘密

一

时光流逝得真快，一眨眼，十天的休假就满期了。量了量体温，烧已经完全退下去了。可是人呢，还是懒洋洋地提不起精神来。

十天前发生的那场事故至今还缠绕在我的心头，有时一合上眼，那可怕的场面就会清晰地重现出来：断了钢缆的承船车呼啸着从坝顶直冲向江里，溅起了高高的水柱，船翻了，幸而船老大有着混江龙般的水性，要不然后果就不堪设想。虽然人们并没有因为出了事故而责备我——那是因为凡是在升船站工作的人，都知道眼下这种机器是免不了会断缆的，可我却被当时的情景吓傻了，我多么希望能给我换一个工作啊！想到明天就要去上班，心里就更焦躁了。

“林慧琴在家吗？”一听到这悦耳的男中音，我就知道是马庆荣来了。他进来后，我发现他的那条咖啡色喇叭裤的裤管比原来的又放大了。我看过《美的心愿》，并也一贯认

为爱美的本身并非是什么缺点。但据我所知，马庆荣的全部美学观念就在于往玻璃台板下压满各式各样的“女明星”照片。和我们这些不幸的同龄人一样，他也存在着明显的知识不足、头脑浮浅的毛病。比如有一次，当广播里发出“嘟——嘟”报告北京时间的声音时，我开始对自己的表，站在旁边的马庆荣一本正经地告诉我：这样对表其实也不准，我不胜惊讶地问他有何道理，他却振振有词地开导我说：“北京离这儿几千里，那声音传过来不也要好些时候么？”

当然，这是前年的事了。这一年多来，他也似乎大有长进了。甚至有些人还把他当作站里的一名“才子”来看待。如今他可以从百慕大三角一直扯到埃及的金字塔，至于外国的摩天大楼、新型轿车以及外国人的起居饮食，他更是了如指掌。现在他的谈话经常是以外国如何怎样开始，以叹息作为结尾：“中国太差劲了，中国人太……”他旁征博引，实际上却从没认认真真地读过一本书。他懂得的东西不多，却有目空一切的勇气，并且还因此而沾沾自喜。

“你的身体好了么？”他一边问，一边小心翼翼地坐了下来，为的是不至于弄皱裤子上的折线。

我不喜欢他用这种亲昵的口气和我谈话，因为我知道在这频频来访的后面，有着更深一层的含义。在平时，他可以为一点小事而和人拔拳相向，但在我面前，他总是显出一副百依百顺、委曲求全的样子，其中的意思难道不是令人一目了然的么？只是他还没有勇气来立即点破这个主题罢了。这种情形曾迫使我在心里向自己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：“我会

爱上这个人吗？”回答是：“绝不会！”人的感情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矛盾结合体：我自己并没有多少事业心，但又深深地瞧不起没有事业心的旁人，何况马庆荣的缺点还远不止这些。

“好了，你从哪儿来啊？”我无话找话地问道。

“看了场电影，没意思，一看开头就知道了结尾，要是外国片那才看不出，唉，总算混过了两小时……”他一张口就滔滔不绝，但是我却及时地打断了这即将开始的演说。

“站里的检修工作完了么？”

“没有，中国人是以效率低著称的呀！”由于以为自己讲出了一句“高水平”的话，他得意地哈哈笑起来，不住地用手梳弄着上了油的头发。

“哦，我差点忘了向你报告一个头版头条新闻，”他总算止住笑，点了支烟，丝丝地吸了口，慢悠悠地说：“看样子，站长要让你调啦……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这消息使我又紧张又高兴。

“操作组又分来一个学徒，这不是明摆着接你的班么？”

“这个新来的人怎么样？”

“年龄比我们还大，当学徒真可怜，三年出师，讨老婆都不赶趟了——哈哈……”当他意识到在我面前说得太粗鲁时，又立即改用一本正经的口吻说：“别看他一副蔫相，还真有点虚伪哩！”

“怎么的？”

“开口师傅，闭口谢谢，真够烦！”

把礼貌当作虚伪来理解，这也是他的独到之处。一想到这里，我也忍不住笑了。马庆荣以为我赞同了他的观点，也跟着笑了起来。

新来的学徒是个何等样的人，与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不想再继续这场谈话了。沉默了一会，他终于讪讪地站起了身。临走又问：“晚上有空吗？我想……”

“没空，要去看姨妈。”我撒了个谎。

二

十天不见，我们那小小的操作室里变化还真不小。操作台、坐椅以及所有的机体都被擦抹得一干二净，连四周的墙壁也重新粉刷了一次。这无疑都是新学徒干的。初走上工作岗位的人，谁没有这股劲呢！闸把上贴着张纸条：“坝基未固，不可启动。”可是人到哪儿去了呢？

我推开了朝东的窗户，习习的晨风带进了一股浓郁的桂花香，香得令人心醉。此时此刻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我们的操作室能和任何一个观景亭比美。瞧罢：左边是浪涛滚滚的春江，右边是碧波粼粼的澄河，江里千舟竞发，河上百舸争流……在我刚被分配到站上的最初日子里，这壮观的情景曾不止一次地激动过我的心灵，特别是当我想到，正是由我们操纵的升船机沟通了这江河运输时，我的职业自豪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然而天长日久我就失望，大大小小的事故更

使我厌倦了。

“你就是林师傅吧？”后边传来了彬彬有礼的问话。我转过身看见了他——我断定这就是那个新来的人。假若说有的人凭他的外貌就会给人以一种不快的话，那么他就是其中的一个。他的身材瘦长，因而头部就显得特别大；脸色黄里泛青，这是身体内部有病的标志；脸盘很宽，五官却又排得过挤；那温和中带有执拗的目光表示着他具有某种古怪的性格。另外，我注意到他那套过于宽大的新工作服上已经蹭满了油泥。

被这个年纪显然比自己大的人称做师傅，心里总有点别扭：“我是林慧琴，你是——？”

“我姓诸葛，单名一个春字。”他回答得认认真真：“林师傅，往后多指教啦！”

“互相学习，互相学习。”我一边回答，一边吃惊于自己也居然使用起外交辞令来了。

“请你告诉我，怎样才能避免事故呢？”

真是戳心戳肺的提问！尽管他在“请”字上用了重音。难道他不知道我刚刚出过事故么？

“这是无法避免的！”我冷冷地答道。

“为什么呢？”他依然彬彬有礼地追问，那神气完全是非要打破沙锅问到底的。

我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，正好碰上了那执拗的回视。不知怎的，我竟软了下来，甚至连讲话的口气都象在作汇报似的，仿佛他是一位检查组长，而不是我的徒弟。我向他作了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如下的一番叙述：船只过坝顶是靠惯性冲入水面，如果卷扬机断电过早，船只冲不过，断电过迟，就会断缆，而这一切又和船只的重量，运行速度有关。操作工毕竟不是电子计算机，所以难免失误。

“谢谢。”他说，然后默默地转过身去，靠到了窗前。那扇窗户正对着一个公社办的升船过堰机站，那是一架由八个人转动的人力绞盘。每逢我们这里的机器出了问题，那边就会忙得不可开交，这会儿正是如此。

两边的水道里，等待着过堰的船只首尾相接。那几个车坝工热得脱光了膀子，口中唱着源远流长的劳动号子，艰难地推动着绞盘……唉！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奇特的时代里，一方面我们已经制造出了最先进的火箭、卫星，而另一方面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我们还保持着种种笨重、落后的生产技术。

诸葛春象是看出了神，他的眉峰在微微地耸动着。

“多么原始，多么落后！”马庆荣不知是什么时候进来的，他站在我们身后大声地叹息着。

“要是能克服断缆问题……”新学徒自语道。

“老弟，”马庆荣拍着这个年纪比他大的学徒的肩膀说：“你说得轻巧。全国成百上千个升船机站都还没有这种先例，而在外国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也卡壳了，因为在专业知识上他是讲不出个子丑寅卯来的，于是他只得用一个含糊的手势来表达妙不可言的意思。

“马师傅，我想这是可以改进的。”

“改进，谁来改进？”

“我们大家！”

“大家？哈哈，你要是想跳‘慢四步’，可以跟我学。至于她，”他看了我一眼，“正想调走。你么，可惜哟，还只是个大学徒……”

“庆荣——”我不得不出来加以制止了，因为我知道，在一个人的身上，自尊心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部分。

果然，诸葛春拿起扳手，噔噔地下到机房去了。

“一个幻想家！”马庆荣朝着他的背影讽刺地说。

三

我不知道马庆荣下的这个结论是否确切，反正好几个月过去了，诸葛春也并没有做出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来。相反，在这段期间里，他的某些生活轶事倒不胫而走，成了人人皆知的新闻。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点：

其一，据说他在外地有一个爱人，确凿可靠的证据是他几乎每天要跑一次传达室，问有没有他的信。而他这位爱人不知什么缘故，又一直迟迟没有复信。由此，一些热心的分析家（当然包括马庆荣在内）又推断出，这可能是一出单相思，或者是某种“恋爱悲剧”。

其二，他省俭到了惊人的地步。这也是被几个有心人所发现的一大秘密。每到下班吃饭时，大家总是争先恐后，抢着去买好菜，而诸葛春却是恰恰相反，总要到差不多的人吃

完了，才慢慢踱来。他只买饭，菜是自备的，通常只有一块豆腐乳，有时竟要一分为二吃两餐。自然，学徒工的收入有限，但吃吃伙食，理当绰绰有余。如此刻苦的原因，马庆荣又精辟地指出：这是为了攒钱讨老婆。

俗话说："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"当这些传闻初起时，我并不是十分相信的。但有一天，我经过传达室时，碰巧听见他在问老王头，"王师傅，有我的信吗？"出于好奇，我也装着找信走了进去。

老王头说："有，有，今天总算来了信。"

"来了么，来了么！"新学徒顿时有了笑容，由于激动，连声音都有些发颤了，黄黄的脸上泛起了一层淡淡的红晕。"啊，这就是爱情的力量。"我心想。可是待到他过目以后，他的喜悦之情又明显地减退了。"不是的……"他喃喃自语了一句。老王头连忙掏出眼镜带上："什么，不是的？莫不是我眼睛看花了？"

诸葛春笑着解释："我是说，我等的不是这一封信。"

"小诸啊，"老王头叫不惯复姓，总是称他为小诸，"你等的到底是啥信呀？告诉一下，到了，我立即给你送去。"

"清华大学的。谢谢啦，我自己会来拿。"

听到这里也就够了。我转身走了出来，心中猜想他的女友一定是个大学生。这个新发现我并没有告诉马庆荣他们，因为他早已断言，诸葛春的爱人，最多是个"丙等"。

但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诸葛春抱有成见或嘲讽之意

的，相反，他朴实的举止，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已经赢得了大部分人的好感。尤其是站上的姑娘们更对他怀有某种同情。这是因为，在大多数姑娘们的心里，都是喜欢那种热烈而诚挚的人的，而诸葛春在她们的眼里恰恰是这种形象。每当班余饭后，看见诸葛春一个人在江边（或河边）独自徘徊着，有时又拿出一个本子写了撕，撕了写的时候，姑娘们首先会相互交换一个意味深长的眼色，然后就开始窃窃低语起来：

“瞧啊，他又在写信了……”

“唉，那个女的也真是，为什么还不给他回信啊……”

我也同情他的处境，但并不欣赏他的行为。在我看来，为恋爱而搞得这样神魂颠倒是太缺乏男子气了。平时，除了工作之外，我很少和他讲话，我私下认定他是一个兴趣单调的人，我甚至敢说，他就不曾读过一本象样的文艺书。他呢，也总是对我敬而远之。对此，我不仅没有任何不快，反而还很感满意呢。

但是马庆荣说他“蔫”是显然估计错了，因为不久以后，我亲眼看见他们之间发生了一场冲突。

那天中午，我去吃饭。这次诸葛春来得还算早。只见他又拿出了一只斑斑驳驳的搪瓷杯，从里面夹出块豆腐乳放在饭盒盖上，然后就大嚼大吞起来。这时，马庆荣端着菜笑嘻嘻地走到他的桌旁，用一种揶揄的口吻说：“老弟，别吃那个‘白切肉’啦！喏，红烧肉，来一块！”

“谢谢！我有胆囊炎。”诸葛春颇带点傲气地回答。

马庆荣扮了个鬼脸，拉长声音道："我看你不是胆囊炎，是'气管炎'（妻管严）！"这句话把吃饭的人全逗乐了，食堂里发出了一片哄笑声。那诸葛春并没有回答这个挑战，依然大口地扒着饭。看来，他是个很有自制力的人。马庆荣因为前句话收到了效果，感到十分得意，他是从不放过一个可以表现自己的机会的，他又用叉子敲着碗借题发挥开了："中国人啊，都是典型的苦行僧，可怜的中……"

没想到诸葛春用力把饭盒一盖，站起来朝他放了一炮："你，你难道因为自己是个中国人而感到遗憾吗？"他讥讽地说道。

马庆荣来火了，他把饭碗一放，双手往胸前一抱，汹汹地反问道："怎么的，打算戴顶帽子吗？崇洋，还是媚外？老子不怕！"

诸葛春用他那执拗的目光足足把对方那张油光光的脸凝视了半分钟，然后非常清晰地吐出了这么几个字："你很可怜！"说完，一扬头走了。马庆荣一时回不出话来，竟愣住了。我正准备离去，马庆荣才跑过来说："慧琴，你也看见了，这小子，我和他没完……"

我盯了他一眼，说："你——是很可怜！"

他瞪大了眼睛，仿佛并不明白这话的意思。

四

这个讨厌的马庆荣！居然偷偷地把一封信塞到了我的口

袋里——这是我在下班更衣时才发现的。看了第一行："姑娘我爱你……"时，我就把信揉成一团丢进了江里，顺手又把信封一甩，里面却又飘落下来一张电影票。我把它拾起来，心里不由得考虑开了……去不去呢？怕什么！我才不是那种畏畏缩缩，优柔寡断的人呢！正好借此机会把自己的意思直截了当地告诉他，省得他日后再去胡思乱想。吃了晚饭，我就匆匆地跨上了自行车。

这会儿正是城市里最为喧嚣热闹的时刻。下了班急于赶回家去的人们，在街上汇成了连绵不断的车流、人流。街中央隆隆驶过的电车上也是挤得严严实实的。我好不容易穿过了两条大街，拐进了较为僻静的四马路。蹬了一阵之后，我又放慢了车速。我想，世界上象我这样带着恶劣情绪去赴约的人，大概是不多的。离目的地越近，我的心里越是烦乱：该用什么样的措词呢？要是他死乞白赖又该怎么办呢？……唉！我为什么非要到这儿来不可，难道就没有更好的场合了么？……想到这里，我就决然地掉过了车头。"砰！"后面传来一个车子跌翻的声音。不好！我拐弯时忘了打手势，把人家给撂倒了。我刹住车，走过去准备挨骂。那人正挣扎着要站起身，当他抬起脸的时候，我不禁吃了一惊：

"诸葛春，是你呀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！"

"没什么，林师傅！"他呻吟着说。

我跑过去帮着他扶起车子，当我们的手无意中接触到时，我惊叫了："你病了！"他的手烫得烙人。

不容分说，我把他送进了附近的一家卫生院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